

編者的幾句話

隨着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農業合作化運動已成爲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焦點。廣大農民對這一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非常高興的和積極的；而農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分子却千方百計地來破壞和阻撓這一運動。爲了使得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够順利的發展，就必須堅決地、有效地防止和打擊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就必須用階級鬥爭的知識來武裝我們廣大的農村幹部和農民，以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革命警惕性。因此本書特編選了有關這方面的文章七篇，供各地農村幹部和農民閱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錄

- 防止反革命分子對
 合作化運動的破壞 人民日報社論 (1)
- 提高警惕，堅決打擊階級敵人
 對合作化的破壞活動 陝西日報社論 (5)
- 漏網地主趙柱石混進光明第一
 農業社進行破壞活動的種種手段 王 楓 (8)
- 必須從漏網地主趙柱石破壞
 農業社的事件中記取教訓 任興田 (16)
- 富農彭兆林是怎樣
 破壞合作化運動的 趙清泰 (20)
- 富農嚴尚禮在互助組裏玩的鬼花樣 毛琦 石村 (27)
- 不法富農鄧洪金對合作化
 運動的破壞活動 趙清泰 (34)

防止反革命分子 對合作化運動的破壞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報社論

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在迅速發展，走向全國性的高潮。這個運動對於廣大農民來說是大喜事；而對於剝削者來說，則是最可怕的事。因此他們就一定要採取一切手段來破壞和阻撓這個運動。這種情形說明農業合作化的過程是一個激烈的鬥爭過程。這兒包括着經濟的和思想的鬥爭，同時也包括着政治的鬥爭，以至革命同反革命的鬥爭。

經過了土地改革運動，農村中封建剝削制度被摧毀了，但是被打倒了的地主階級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對人民革命懷着刻骨的仇恨，每日每時都在等待時機，企圖重新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重新把農民踩在他們的脚下。最近已經發現出不少漏網的反革命分子乘機破壞。例如四川省威遠縣的新圓鄉，就窩藏了一個數十人的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在不少農村，還發現有反動會道門以及隱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在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所要逐步消滅的農村最後一個剝削階級——富農和其他的資本主義剝削分子，也會有一部分人因為堅決抗拒合作化運動而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這種情形的

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農村中還有不少流氓盜匪分子，他們不事生產勞動，專靠搶劫、偷盜和詐騙人家的財物來過活，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害怕的。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也一定會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和我們對抗，這樣的事已經發現不少。

反革命分子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破壞手段，有的是在農民中散播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懷疑，造謠惑衆；有的是在社員相互之間、幹部和羣衆之間製造不睦；還有的直接破壞合作社的生產設備，暗害牲畜，甚至謀殺幹部積極分子，放火燒合作社的財產。雲南省宜良縣已經合作化了的新發村，在今年三月間，全村的房屋財產被一個女反革命分子夏吳氏一把火燒光了。吉林省伊通縣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今年三月間，有十九頭牲畜被反動富農分子陳慶武和反革命分子張海林用毒藥毒倒了。

另外有一些暗藏的敵人鑽進了農業合作社，從內部進行破壞。河北省石家莊等專區在今年整社中，就發現不少地主、富農和各種殘餘的反革命分子混進了合作社內部，有的並且竊據了社長、會計和生產隊長的職務。他們故意用各種方法把社內的生產、分配和賬目都搞得非常混亂，製造減產，或者使合作社變質。還有的組織了假合作社。

敵人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破壞，目的是要使我國農業永遠跟不上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使五萬萬農民永遠過貧困的日子，忍受各種剝削，使我國鞏固的工農聯盟受到削

弱和破壞，使我們不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我們是不是能够在這場激烈的鬥爭中徹底消滅敵人呢？回答是肯定的。合作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既然是廣大農民的要求，那末廣大農民就一定會跟着我們堅決打擊那些敢於破壞我們的事業的敵人。這就是我們能够徹底消滅敵人的最大保證。在合作化運動中廣大農民組織起來了，覺悟提高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就更難逃出羣衆的眼睛，更容易被清查出來。因此，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結果，將使農村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有可能從根本上被肅清。

一切農村工作同志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有高度的警惕，經常保持頭腦清醒，並且積極地有計劃地領導和組織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這樣作了，就一定能够戰勝一切暗藏的敵人。湖北省宜都縣尖岩鄉處在偏僻地區，敵人的破壞曾經很猖狂。但在這個鄉的黨支部警惕起來以後，情況就改變了。今年以來，這個鄉的黨支部經常用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事實教育幹部、民兵和羣衆，使大家都提高了警惕，處處注意敵人的破壞活動，黨支部每次佈置和檢查工作時也都把敵情的研究作為內容之一，並且確定一個黨員專門研究掌握敵情。這一來，敵人就很難活動了。敵人今年四次陰謀進行破壞，都被破獲了。農業合作化和農業增產工作因此得到了保證。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經常拿當地的敵情和具體的事例來教育羣衆，提高羣衆的政治警惕性，擦亮羣衆的眼睛，並且要把羣衆的這種警惕性組織成爲行動

的力量。

各級人民公安機關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之下，把保衛農業合作化運動當成農村治安保衛工作的中心任務。專區和縣的公安機關，應該用主要的力量來加強保衛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工作。省、市公安機關，也必須大力加強這一工作的領導和檢查，總結羣衆在這方面進行鬥爭的經驗，不斷地改進工作。

為了完成上述任務，各地必須結合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和整頓，認真地在黨、團組織和羣衆團體，民兵和合作社中，挑選政治上可靠和工作積極的分子，進行短期訓練，及時建立和健全社內不脫離生產的羣衆性的治安保衛組織。這種保衛組織的形式，應該和合作社的生產組織相適應，在中、小社內一般可設治安保衛小組或保衛員，在大社可設治安保衛股或保衛委員會。在完全合作化了的鄉（村），即由鄉（村）治安保衛委員會負責合作社的治安保衛工作。縣公安局、區公安特派員和鄉、社的治安保衛組織，應該經常注意協助合作社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堵塞一切可資敵人利用的空隙。

為使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夠順利開展，不斷高漲，我們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來防止和打擊地主、富農和各類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保證合作社社員、財產、耕畜和生產設備的安全；對於混入合作社內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把他們清查出來，並作必要的處理；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分子所組織的假合作社，必須堅決解散。在農事繁忙季節，尤其應當加

強保衛工作。對於同農業合作社有密切關係的國營農場、拖拉機站、技術推廣站、水利設施以及供銷、信用合作組織，也必須注意保護，使合作化運動健全地發展。

提高警惕，堅決打擊階級敵人 對合作化的破壞活動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陝西日報社論

眼前全省農村中，廣大農民堅決地選擇了合作化的道路，社會主義陣地在迅速的擴大、鞏固。同時，也引起了敵對階級中的反動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仇視，加緊了他們對合作化運動的抗拒和破壞活動。據各地已有的材料看，這些敵對階級的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當前採取了更加隱蔽、更加毒狠的活動方法。有的暗中散佈流言，影響農民入社情緒；有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阻止農民入社；有的用贈送土地的辦法或利用自己優越的生產資料，引誘農民放棄合作化道路；有的指使自己的親信鑽到合作社裏，進行破壞；有的偽裝積極，要求入社，甚至成立假社，和農民的合作社對抗。與此同時，他們進行了瘋狂的暗害活動，有些地方已發現反革命分子傷害農業社的牲畜的事件。這一切說明，隨着合作化運動的發展，農村階級鬥爭也越來越尖銳、深化。我們只有及時地、堅決地揭發、打擊這一切破壞活動，徹底粉

碎敵對階級的任何反抗，才能保證合作化運動的順利發展，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的最後勝利。

當前的問題是：各地對敵對階級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這些破壞活動警惕不够，沒有及時給以堅決的打擊。許多同志還沒有從階級鬥爭這一角度來觀察問題，錯誤地認為這些破壞活動是偶然現象，不值得注意。他們只看到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高漲的一面，工作順利的一面；忽視了敵人在向我們進行鬥爭，在竭力阻撓我們前進的一面。他們甚至為敵對階級分子的偽裝積極所迷惑，認為他們在合作化高潮中變得老實了，不敢活動了，因而可以「和平相處」了。這種右傾麻痺思想是某些地方不能徹底制止敵人破壞活動的主要原因。正像澄城縣柳池鄉黨支部書記所檢討的那樣：由於他認為兩個偽裝積極的反革命分子「這幾年改造好了，不會再有問題了」，容許他們入了社，結果他們在社裏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活動，使社幾乎垮台。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就是要消滅農村的剝削階級，就是要最後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社會基礎。剝削階級為了本階級的利益，對合作化運動必然會本能地進行反抗。他們是不會甘心滅亡的。安康縣一個富農，用贈送土地、禮物等辦法，拉攏與阻止貧苦農民入社，因為他怕貧苦農民入社後僱不到長工，影響他的僱工剝削。他們這些活動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所驅使，絕不是偶然的。他們有些人表現規規矩矩，也是羣衆鬥爭和國家法令限制的結果，是我們進行改造的結果。

有些同志雖然也意識到這個階級鬥爭的存在，但是他們還沒有感到這個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錯誤地認爲階級敵人，特別是富農，人數不多，力量不大，可以不把他們放在話下。於是輕敵大意，放縱了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當然，富農是少數，和我們的力量對比起來自然是弱的。但必須看到，這個階級並不是孤立的，他們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還有可利用的向我們作鬥爭的多方面的條件。事實也正是如此：他們有比較優越的經濟條件，還能够用它來影響、拉攏個別覺悟不高的農民。郿縣一個富農就利用自己的牲口農具拉攏要求入社的農民，使個別農民放棄了入社的要求。他們還能够通過親朋關係來拉攏人。武功縣一個農民娶了富農的女兒，因爲他入了社，富農就以要女兒離婚相要挾，使這個農民不得不退社。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還在一部分富裕農民中有着一定的影響。他們還有較爲優越的文化條件和處世的各種手腕，這些都爲他們的反動活動創造了便利條件。澄城縣一個反革命分子，就因爲能寫能算，能在人前說話，利用農民的困難鑽進了后西夏村農業社。因此，我們在整個形勢方面完全可以藐視這一小撮階級敵人，他們的滅亡是必然的；但在具體對待他們的時候，却絲毫不能輕敵麻痹。

爲了防止和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我們的同志必須經常保持着高度的階級警惕性，在任何工作中都應該充分估計到階級敵人存在並在千方百計對我們進行破壞這一事實。必須密切注意階級敵人的動向，不要爲他們的假象所迷惑。要認

真對待社員的成分問題，防止敵對階級分子或他們的代理人鑽進合作社。對混進合作社的反動分子，應發動羣衆，堅決清除出去。要提防可能有的任何破壞，對任何破壞事故都應認真追查，嚴肅處理。要在合作社中設立一定的保衛組織或保衛人員，建立一定制度，以確保合作社的安全。在這裏最重要的關鍵是充分地發動羣衆。目前各地不注意向羣衆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偏向必須立即糾正。要通過敵對階級在當地進行的破壞活動的具體事例，向羣衆說明當前階級鬥爭的現狀，說明階級敵人活動的規律和他們的兩面派手法，提高羣衆的革命警惕性和對反革命分子的識別能力。階級鬥爭的教育，應該是向羣衆進行宣傳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果缺少這一內容，就不能全面地宣傳黨的階級政策。眼前許多地方在宣傳階級政策時根本不提對敵對階級分子的鬥爭，是十分有害的。它只能使羣衆在階級鬥爭面前閉上眼睛，對階級敵人有利。

經常保持警惕，及時粉碎敵對階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任何破壞活動，是合作化運動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漏網地主趙柱石混進光明第一農業社進行破壞活動的種種手段

王 枫

陝西省咸陽縣蘇家鄉李都村光明第一農業社，自從建立

起來就不斷發生問題：今天社員要分社，明天社員要退社，社的領導幹部不團結，社管理委員會開會就吵架，生產沒人負責領導，社員消極悲觀，生產勁頭不大……。原因究竟在哪裏呢？最近人們才明白：原來是一個漏網地主混進社來進行陰謀破壞的結果。

拉攏幹部欺騙羣衆 隱瞞地主成分

這個漏網地主名叫趙柱石，解放前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二畝，全家五口人沒有一個參加勞動，長年僱着兩個長工，農忙時還要僱短工；每年平均放出五、六十石糧食的高利貸，不知剝削了多少農民。

李都村實行土地改革時，趙柱石爲了逃避鬥爭，想出了各種辦法隱瞞他的地主成分。土改工作組一到，他就裝出一副偽善的面孔，整天東奔西跑地偷偷找他的債戶們說：「這些年咱們交情都不錯，你們的日子也恓惶，過去借我的糧食就不要還了，這事也不要給別人說。」另一方面他又用小恩小惠拉攏村幹部。他看到農會委員商榮貴的牲口沒料吃，深更半夜把自己家的草料送到了商榮貴家裏；有時從集上買回二斤肉，也偷偷摸摸地送給商榮貴。當時由於村幹部和羣衆政治覺悟低，受了趙柱石的欺騙，在劃分階級成分時，給他訂了個小土地出租者，僅按照土地改革法徵收了他一百二十五畝土地。這個狡猾的地主階級分子，就這樣漏了網。土地改革以後，他還是照常僱工、放賬。

混進農業社破壞團結

一九五四年夏收後，李都村開始建立光明第一農業社。這又使得趙柱石不安起來。因為，大家要都參加了農業社，他就僱不到工了，高利貸也放不成了。怎麼辦呢？他日日夜夜地盤算起來了：村裏識字的人不多，要算自己有文化，趁機會混進農業社，想法當個社主任，既不參加勞動生產，又能得工分，土地還可以分紅。於是，他就假裝積極，披着小土地出租者成分的外衣，第一個報名入了社。在入社報名大會上，他要求上台講話，報告他「說服全家人同意入社」的經過，表現他的「覺悟高」。以後他又經常向羣衆說：「領導農業社真不簡單，沒有點文化知識可不行啊！」他想用這些話欺騙羣衆，達到選他當社主任的目的。由於他欺騙的結果，到建社後期選舉社幹部時，羣衆雖然沒有選舉他當社主任，却選他當了社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兼會計，使他混進了社的領導組織。

但趙柱石的野心並沒有死。為了奪取社的領導權，他又利用建社工作中的缺點，挑撥社員之間的團結，製造社內的分裂。李都村共分南北兩個村，南村社員較多，有四十多戶；北村社員較少，有十幾戶，由於建社工作組的工作做得不够，選舉的三個正副主任都是南村人。趙柱石抓住這個機會，在選舉後的第二天，就召集北村的社員（趙是北村人）舉行祕密會議，他煽動大家說：「社裏選的三個主任，沒有北村一個，這下大權都掌握在人家南村手裏了，將來非把咱們北村

人捏死不行。」社員們本來就有些地域觀念，聽趙柱石這麼一說，有些社員也覺得三個主任沒有北村一個，將來對領導北村工作就是不方便。接着，趙柱石又連續召集北村社員舉行了兩次祕密會議，對社員們說：「……論牲口，論農具，咱北村都比南村強，我看不如趁早和南村分社，免得受人家的欺負。」經過趙柱石再三挑撥，一些社員同意了分社。有幾戶社員在趙柱石的陰謀指使下，就到南村找社主任提出分社，要牲口和農具，並爭吵着牽回去了原來由北村調配到南村生產組的一頭牛。一時鬧得社內混亂起來，許多社員也沒有心情下地生產。更毒惡的是，當建社工作組和社主任到北村了解要分社的原因，準備處理這個問題時，趙柱石又裝出一副笑臉對幹部們說：「社還是不分好，南村生產組少了一頭牛，把我那一頭牛牽過去補上。」

建社工作組和社幹部們對趙柱石一手製造的這個鬼把戲，當時沒有看清楚。他們為了解決北村要分社的問題，經過研究和社員們開會討論，立即補選了北村社員積極分子趙勝義擔任副主任。這樣，分社的問題算是平息了，但病根子並沒有挖出來。

挑撥正副主任的關係 決心要把社搞垮

趙柱石製造分社的陰謀沒有實現，接着他又更陰險地挑撥社內正副主任之間的關係，企圖把社搞垮。社主任楊秉彥是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一貫積極熱情，極力想把社辦好，

就是工作方式簡單；另一個副主任馬天昇，也是老實農民，生產很積極，但因為自己沒有被選上主任有些不滿意，對楊秉彥當主任不服氣。趙柱石看準了這一點，就設法拉攏利用馬天昇，打擊楊秉彥。他在一天夜晚偷偷跑到馬天昇家裏，對馬天昇說：「二哥，要說領導生產，你可比楊秉彥強的多，這回沒有選你當主任，是人家楊秉彥在社員裏活動了。我為這事氣的幾個晚上都沒睡好覺。」馬天昇聽了這些話，就越發對楊秉彥不滿。趙柱石趁機會又說：「今後咱們應該團結在一塊，對社裏的事情多提些意見，給他楊秉彥個樣子看看。」經過趙柱石這麼三說兩說，馬天昇便上了他的圈套。從此，趙柱石經常去找馬天昇，給他出主意打擊楊秉彥。社管理委員會開會時，楊秉彥發表啥意見，趙柱石和馬天昇就找各種藉口反對；馬天昇提出啥意見，趙柱石就極力支持。一九五四年冬天，社員們想投資買兩條驃駒子，準備來春擴大生產。在社管理委員會議上討論時，楊秉彥剛把這個意見提出來，趙柱石就反對說：「買驃駒子要花費時間養，現在用不成。」接着馬天昇又說：「我看不如買兩匹馬好。」趙柱石馬上又表示同意說：「買馬對，讓社員們投資。」其他委員們看到會上意見不一致，雖然有的提出應該勤儉辦社，同意先買驃駒子，以後社員們生活富裕了再買馬，但趙柱石和馬天昇還是藉口堅決反對，結果爭吵半天作不出結論，牲口也沒買成。

趙柱石拉攏住了馬天昇，又更進一步大胆的公開打擊楊

秉彥，故意降低楊秉彥的威信。他經常對社員們說：「楊秉彥是個啥共產黨員，過去連自己的莊稼都務不好，又沒有文化，有啥能力領導農業社呢？」楊秉彥連續受到打擊，情緒逐漸低落了，對社裏的事情再也不多提意見。趙柱石見時機已到，便又更狠毒地進行破壞生產的活動。有一次，楊秉彥到縣上去開會，社的領導由馬天昇負責。楊秉彥前脚走，趙柱石就找馬天昇說：「二哥，社裏的功勞再大，也是人家楊秉彥的，你看上縣開會談啥工作，都是人家楊秉彥去；乾脆咱們不如少管事，把社的生產弄個稀爛，看他楊秉彥到縣上去說個啥？」馬天昇聽了趙柱石的話，對社裏的工作就放鬆了管理，不按時安排生產活路，有事也推拖不管。一天社裏有條牲口生了病，生產組長馬世明來問馬天昇怎麼辦？馬天昇說：「讓管！這麼大個社還死不起幾條牲口。」結果沒幾天，這條牲口就病死了。許多社幹部和社員們看到社裏這種情況，都產生了消極悲觀情緒，有的提出要退社，有的整天悶在屋裏睡大覺。眼看着社裏積的許多糞，沒人負責往地裏拉；麥地裏的草長了多高，也沒有人領導去鋤；特別嚴重的是一連死了九條牲口沒人管，有四百多畝麥地因種的稀、上糞少，缺了三成多苗，長得還不好。社外羣衆說：「這叫啥農業社，怎麼能帶頭到社會主義去呢？」

利用職權錯記勞動日 使社員互相爭吵

社員勞動分紅是否合理，是社能否鞏固的重要一環。地

主階級分子趙柱石懂得這一點，在這方面他也早就蓄意破壞。他利用竊取的會計職權，故意給社員們記錯勞動日，有的以多記少，有的以少記多，企圖到夏收分紅時使社員們為勞動日互相爭吵。社員李志德在二十天左右的時間，做了十七個勞動日，趙柱石只給記了十二個；陳砥柱在同時也做了十七個勞動日，却記了十九個；商克讓做了十四個勞動日，連一個也沒有給記。對社員們交到社裏餵牲口的草料，趙柱石也同樣的故意記錯。社員楊恒義一次交到社裏六十六斤料，他只記了三十三斤；王文連交了二百零二斤，却記了二百八十斤。按照規定，社員們交的草料數目應該按時公佈，但趙柱石一直拖延不結算公佈；以後在大家多次催促下，才把草料賬目公佈出來。公佈後，因為數目不符，許多社員都非常不滿，有的互相誤會爭吵起來。

罪惡活動被揭露 受到人民法律的制裁

趙柱石這一系列的破壞活動，漸漸引起了一些幹部和社員的懷疑，但開始都被他的小土地出租者成分麻痺了。社內骨幹力量少，社員又不十分團結，全村只有兩個共產黨員（一個是楊秉彥受到打擊，另一個是婦女黨員），形不成對壞分子作鬥爭的力量。區和鄉的領導幹部雖然了解這個社的情況，但也受了趙柱石小土地出租者成分的蒙蔽，沒有挖他的老根子，認為「這是農民內部的事情，可以慢慢進行教育」。因此，對社裏的問題整頓了幾次，都不能徹底解決。

以後問題越來越嚴重，彙報給了上級領導。

一九五五年二月間，中共咸陽縣委會派工作組來到李都村，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幹部積極分子座談，和社員們交談，找社外羣衆談，根據各方面的材料對證分析，才徹底揭露了地主階級分子趙柱石的真實面目和陰險毒辣的破壞罪行。有許多過去人們摸不着頭腦的事，現在一對照，都水落石出。社員們壓不住心裏的怒火，向咸陽縣人民法院提起了控訴。咸陽縣人民法院於三月十四日召開公審大會，依法懲辦了趙柱石，並把他改訂為地主成分，將他現有的土地、耕畜、農具和房屋等，除他家應分得的一份外，全部沒收。光明第一農業社同時把他清除出了社。

清除了地主趙柱石 光明社大放光明

通過揭露和判處地主破壞分子趙柱石的罪行，當地幹部和羣衆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咸陽縣五區區委書記郭新民說：「過去始終找不出光明一社的毛病在哪裏，整頓了幾次都『藥不對症』，怪我們的思想太麻痺了，對階級敵人看不清楚，這一下才把病根子除了。」蘇家鄉鄉長邊俊發說：「我們過去也對趙柱石發生過懷疑，但總覺得他是個小土地出租者成分，沒認識到他原來是披着羊皮的狼。以後辦社可要防止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分子的破壞。」社主任楊秉彥說：「我們一定要接受這次教訓，提高警惕，和大家團結緊，嚴防壞分子破壞，鼓起勁來把社辦好。」被趙柱石拉攏利用